



## 走出文化迷宮

—前省督林思齊博士訪問記

本刊編輯室

1994年8月初的一個早上，電話鈴響。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省督林思齊的聲音。應本刊專訪要求，他請記者當天下午到他在溫哥華的寓所見面。總督詳細囑咐記者如何找路走去，未了還特別補充一句：今天很熱，你衣著可以隨便一點，不必太正式了。簡單一個囑咐，使人立刻感覺到一種親切和隨和，頓時減消了對代表英女皇的地方元首那種神秘惶恐感覺。

林思齊博士的寓所座落在溫哥華美麗的斯坦利公園旁。他在兼作辦公室的客廳裡接見記者。此時，六十多個國家參加的英聯邦運動會在該省開幕在即，總督要接待英女皇伊麗莎白和皇太子愛德華，公務繁忙，但仍然興致勃勃地就東西文

編者按：此文發表於1994年《文化中國》第2期，在本創刊30周年之際，我們再次刊發此文，不僅是為了紀念《文化中國》的贊護人、加拿大卑詩省前省督林思齊博士，更是為了展現海外華人領袖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中，對於文明互鑒、文化交流的深刻體會和遠見卓識。

化的衝突與和諧問題縱論橫述。他饒有興趣地翻了一會記者所著的《走出法律迷宮》一書，然後說，中國人不但在法律上有著迷宮，整個文化都是一個迷宮。

就這樣，走出文化迷宮，頓時成為這次採訪的主題。

林思齊出生於香港，曾在美國讀書和工作，四十三歲移居加拿大。他回憶說，作為一個中國人，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時時會感到自己在一種文化的迷宮裡循環轉圈，面臨痛苦和徘徊，有一種尋找出路的迫切。他說，這種文化的迷宮首先來自對傳統文化的心理矛盾。從小接受教育，中國偉大，歷史悠久，版圖廣闊，又有幾大發明。可是，一百多年來，每次與列強打，卻未勝過一次。

小時候在香港，經常看到一堆中國人在一起吵雜紛鬧，只要一個外國督察走來吆喝一聲，幾十個人立即嚇得鴉雀無聲。他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人這麼怕那個也許連小學教育水平也沒有的外國人。上下五千年，一部文明史，為什麼會有這個結果？日本侵略中國時，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中國並沒有還手，日本人一來，中國人就跑，連鄉下人也跑了，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才打。林思齊當時正在廣東韶關的嶺南大學唸書，那個大學有幾位外國教授。一次，有位美國教授對大家說，我們抵抗日本侵略，需要大家出力。他一聽就知道話外有音，就是別人以為中國不出力。他為此感到一種悲哀，卻又無法尋找到真正的答案。

據林思齊對記者說，更深切感受到自己進入一種文化迷宮，是他去美國唸書的時候。當時，中國的貧窮落後，造成許多人崇美心理，認為大洋彼岸黃金鋪地，而好萊塢電影給中國人的普遍印象，就是每個家庭有一幢房子，兩部汽車，皆大歡喜。可是到了美國以後卻看到了沒有想到的另一面，即使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也有許多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方。暑期他在餐館打工，與一位黑人朋友同時去理髮，據說那黑人還是外交官的孩子，卻遭到理髮師的「婉拒」，只能晚上偷偷摸摸的去理髮。冬天他幫一位黑人租房，也為房東不容。由此林思齊看到西方文化的另一面，在其成功、繁榮的背後，尤其仁愛、服務的說詞下，掩蓋著當自己還是天真爛漫的時候無法看到的真相。他不僅僅是為真實與虛偽的差別而感到痛苦，而且也深深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衝擊。他認為自己必須從崇拜西方文化的迷宮走出來。

從美國回到香港後，林思齊一邊學習經商，一邊注意與各種文化背景的社會人士交往聯絡。在香港參加扶輪社的活動，是他擺脫文化上困惑的重大轉折點。香港扶輪社的會員將近三百人，有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意大利人、德國人等，而中國人只佔很少部份。但自己算哪種人呢？是中國人？卻又生活在英國的殖民地上。是西方人？卻又是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成長，自己的根是東方文化的根。出生就是中國人這個事實改變不了，既不能變成香蕉式的外黃內白，也不會變成雞蛋

式的外白內黃。中國人首先要為自己的文化自豪，不能自卑，否則，還未開打就失敗了。但也不能變成單元文化的人，否則永遠也走不出文化的迷宮。林思齊說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下決心將自己變成一個雙元或多元文化的人。他在扶輪社裡，不僅結交中國朋友，而且逐步建立並擴大同外國人的友誼，從東方的日本人到西方的美國人，幾乎每個國家的會員都和他成了好朋友。正是在這樣的交往中，他經過對東西文化的比較和思考，看到了不同的長處和弱點，感到既不能全盤吸收西方文化，又不能完全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互相融合貫通。

林思齊向記者舉例說，中國人對西方人的教育方法不習慣，認為家長和老師對小孩子不負責。這應從不同文化的背景來觀察。事實上，西方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功，應該有其教育特點的緣因。在中國傳統的教育方法下，孩子從小被教導得很老練，坐立端正，小學時就練成諸如老師叔叔好這一套一套的，到了中學更抓緊功課，準備進大學，將來在世界上做大事業。但進了大學門，就厭倦了拖拉了。這情景和日本差不多，一些人剛入到東京大學就自殺。還有的人進了大學以後，認為總算可以隨便了，跳舞、抽煙、喝酒、賭博，功課隨便應付一下就可以了。這意味著，從大學開始就已經輸了。反觀西方，從表面上看孩子在小學、中學都比較放鬆，玩的時間比學的時間多，但仔細研究，其實是寓教於樂，進入大學特別是研究院後，求知欲和獻身精神更被充份釋放出來，決不會把學習當作一種苦差事。這樣，從離開學校到步入社會之間就有一個很好的銜接點。做事充滿著科學的頭腦，也有認真和守法的精神。這種效果往往是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難以預測到的。

林思齊說，因此，不同的文化都應互相吸取各自的長處。這一點在中國人這移民海外的時代更顯得突出。作為中國人，林思齊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但他同時也為西方文化培育出的那種負責、法制和奉獻的公德心感到欽佩。他說，許多中國人來到北美定居，卻不願與所處的社會融成一片，單元的文化、孤獨的生活、對社會公益活動不表積極、或最多交錢捐款了事。做



事也喜歡單獨一個人做，不願大家共同配合。從中國人的一些娛樂活動中也可以看出個體的偏重性，例如下棋、游泳、打拳等，一兩個人即可。而流行北美的足球，則強調集體的配合和眾人的默契。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也有令西方羨慕的一面，如家庭觀念穩定，父母子女關係融洽，講究禮貌，有禮儀之邦的美稱。但現在也出現了危機，不僅家庭關係發生變化，而且其他傳統道德也出現倒退。林思齊就任總督以後，經常接到加拿大人的投訴，其中不少就是抱怨中國新移民缺少當地人原有的禮貌慣例。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不同文化的矛盾和衝突的反映。因此林思齊說，要提倡一種多元的、世界性的文化，英文裡稱作 Global Culture。

在文明衝突論瀰漫西方學術思想界的今天，記者聽到林思齊博士這一高見自然感到非常有興趣，請他詳作論述。林思齊認為，這在目前還僅是一種構想和一個目標，具體內容和所涉領域有待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不同人士的互動實踐。對中國人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語言，而是不要用自己的文化去解釋西方的文化，否則就會犯錯誤，因為中西文化在根本上不同，如果以各自的標準衡量其他文化，便容易發生危險和衝突。他說，從東方來說，以前是批孔，現在卻是尊孔，但主要是凸現三綱五常，要順從皇帝，培養一班順民，這當然也引起一系列爭論。現在出現了一個李光耀，既不是西方式民主，也不是東方式獨裁。問題是，如果一個統治者原先是「仁慈」的，但後來變成獨裁了，不仁慈了，你趕他不下去怎麼辦？中國歷史上就有不少這樣的例子，「開明君主」做了不久變成獨裁者，很可怕。蘇聯的斯大林也是。只要今天看你臉色不對勁他就會懷疑有反心，先把你殺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好選一個李光耀式的人物來統治，既有仁政，又有強權。但找不到李光耀怎麼辦？反觀西方國家，例如美國，這個文化、這個民主，就不存在上述的問題。但他們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東亞有人權問題，西方也有人權問題。在不同的文化對立比較和互相吸取中，能夠走出不同文化衝突的迷宮，創造出一種適應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性文化來。

說到這裡，林思齊強調，創造這樣一種世界

性的文化，對身處文化衝突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關鍵要克服自卑和自大兩個極端。加拿大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在這一個問題上尤應重視。加拿大雖以美國為鄰，但很多人認為與美國越來越遠，許多加拿大人認為自己的國家不強大。原因是人們把注意力放在不如人家的地方所致。事實上，這十餘年來加拿大正在經歷一個變化（其實整個世界也在變），加拿大多元文化適應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也活躍了加拿大與亞太國家的聯繫。例如，加拿大電腦業的發展，據林思齊自己的調查，在許多方面已遠遠超過了美國。因此，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裡，自卑就會扔掉自己的優勢。林思齊自己有過這樣的經歷。他說自己五年多前被要求擔任總督時，曾想推辭，主要考慮到年齡已大，英語也是第二語言。當時的加拿大總理打了一個電話，又打了第二次電話，他仔細回顧自己的心路歷程，突然想到，這不是我一貫作風啊，從下決心使自己從一個單元文化的人變成多元文化的人以後，就一直是進取的，不是退縮的，為什麼現在反而不敢出來了呢？他覺得，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機會，而是實現自己文化心願的機會。一個華裔人士當總督，是西方歷史上第一次，不僅是個人的里程碑，也是加拿大的里程碑。因此，當總理第三次打電話來時，他爽爽快快地答應了。就任總督後他才發現不得了，每天從早上六點一直忙到半夜十二點，一周七天不停，五年裡演講二千次，每月覆信民眾不下一千封，原先是兩位秘書，現在增加到八位秘書，還有十五位義務秘書，處理大量來信。他跑遍了全省各個地方，連一般汽車通達不到的地方也去了。

林思齊很喜歡把自己的這些工作稱為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架設理解和融合的橋樑。他廣泛地與不同文化背景族裔進行接觸、交往，傾聽他們的意見。為了因應亞太地區發展而帶來的文化問題，林思齊捐款在西門菲沙大學建立了林思齊國際交流中心，以使其東西文化交流之橋更趨現實。

當然，隨著世界近年巨大的變化，不同文化的格局也日漸複雜。當人們走出一串文化迷宮時，又會感到將面臨一個新的文化迷宮。他認為加拿

大的多元文化本身也處於試驗時期，能否成功，就要看各種文化之間的寬容程度和實質內容。多元文化不是囫圇吞棗。如果中國人把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文化也帶到加拿大來，豈不累死加拿大文化？多元文化是互相尊重，吸取各自有益全人類的精華部份，另一方面也要學習加拿大人的價值觀。當然，這種價值觀現在也在變化。例如，西方人越來越重視掙錢，夫婦都出去工作，難免對子女缺少教育，家庭社會問題百出，孩子從小就很悶，便要尋找刺激，吸毒、打劫、賣淫等問題很嚴重。

林思齊認為，這種享樂主義也說明宗教情懷在西方日益淡薄。他本人就是一個有靈性素養的基督徒，出身在一個基督徒家庭，祖父是早年中國內地的牧師。因此他始終認為在溝通東西方文化中，宗教情懷可以起橋樑作用。他說，以前是外國跑到中國去傳教，現在是大量中國人來到西方世界成為基督徒，也在傳福音。林思齊曾幽默地對西方人說，現在不是你們去中國傳福音的問題了，而是如果語言沒有障礙，應該是中國人來向你傳教了。他希望在西方目前這個社會中，人們生活在碌俗的時空裡，不妨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看滿天星空，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而尋找人生的真正

成功。文化的重建在於對人價值的重新認識。成功的價值不應是金錢和其他物質，成功的意義在於每天都達到內心世界的歡樂。他說，自己喜歡駕船出遊，別人用機動船，轟鳴迅速，他慣用風帆，漫波飄駛，悠然自得。別人很快到達目的地也許一無所得，他卻在時間流逝中換得平安與喜樂。他說，這也象徵著人生成功的意義並不在物化的，人可以在每一分鐘，每一天都達到成功。

他在對記者談話中，希望《文化中國》雜誌能在文化重建中發揮作用。他認為作為一本學術雜誌，不能一開始就期望擁有像通俗刊物那麼多讀者。重要的是堅持自己的文化理念，就像牧師講道一樣，不能以有多少人聽講或即刻效果為標準，而是堅持不懈。《文化中國》應該堅持內容素質和研究檔次，否則，不如去辦另一份通俗雜誌好了。

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採訪，這位年屆七十的總督對中國文化的情懷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他透露，總督任期已滿，由於尚未找到合適人選，現任總理又堅持他既然幹得不錯就不必換人。在他再三請求下，已同意盡早讓他退休。林思齊表示他退休後將繼續從事文化工作，為東西文化的理解和融合起到橋樑的作用。